

退休时整理办公室，墙角纸箱里面堆放了近百盒名片，一时难以处置。

名片如今少见了，过去却是一种惯常的社交礼仪，初次见面，双手奉上，是一种郑重其事的礼貌。印制好的名片装在一个透明塑料盒里，100张一盒，很快发了出去，收回来的名片也填满了盒子。日积月累，估计至少有七八千张了。翻看一张张名片，眼前会晃动一张张脸庞，有的清晰，有的模糊，有的竟然全无印象。前两天和一位朋友发微信，我对他说，我还留着你的名片，引发了彼此岁月不居的感慨。

串联亲朋好友的方式很有意思。我们父辈是一两张纸片，上面写着寄信地址，后来加上邮政编码，再后来又加上电话号码。到了我们这里，则是一本通讯录，接着是换成厚厚的名片簿。但我奔薄留念，用一些指头大的白纸，写上“A”“B”“C”“D”……分别贴在名片盒上，然后按姓氏的第一个拼音字母，将名片分门别类存放，使用时探囊取物，唾手可得。有了智能手机后，通讯录整体引入迁进，彻底摆脱了纸质记录。等到微



七月份，又是一波旅游高峰。作为一个经常在外溜达的旅客，我担心的倒不是人从众的局面，而是那些不文明举动，败坏了旅游的兴致。

四月上旬，我来到湖南常德桃花源，是陶渊明的千古名篇《桃花源记》所写的地方，前有滔滔的沅江，后有绵延群山，内有参天古树，寿藤缠绕，花草芬芳，石阶曲径，亭台深潭，宛若仙境。一张门票管三天，借个民宿待几天，慢慢逛，的确是不错的选择。

在桃花源景区“桃源工”艺术博物馆内，收藏着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中国之最——1600多年的柳树根雕。

当时参观人数寥寥，围栏布条垂着，挡君子不挡小人。一个男青年和父母进馆后，直接走到了根雕前。男子环顾四下见无工作人员，就越过栏杆，用手指敲打根雕作品，发出“嘭嘭嘭”的响声，还越敲越重。

因为根雕作品某些局部很细，我看了着急，就上前劝阻他：“不要敲了，这个是珍贵的艺术品。”他白了我一眼：“我要鉴定一下这木头是不是真的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专家鉴定过的，你敲敲也鉴定不了，敲坏了赔偿费很贵的。”他停了下来，又走到对面去，不时地瞟我。他的老父亲走过来指责我：“你真是多管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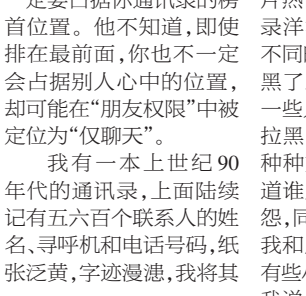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大学同学，我很想写一写。他就是上戏 66 届表演系毕业生、我的同班同学赵有亮。1967 年分配到北京青艺工作之后，他不断有佳作问世，他是班里演舞台剧、拍电影、电视最多的一位，且多半还是主角。遗憾的是，之后几十年来，我们居然都未曾再见上一面。上周忽然传来他的消息，这样一个生机勃勃、透明、干净的好人竟然离我们而去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

1962 年我刚入学，赵有亮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因为他的朗诵。我后来获知，他之前曾在剧团里摸爬滚打，小小年纪便打下了一定的演技基础。他那富有激情又有层次感、画面感的表演，把我们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当时就觉着他是一位出色的成熟演员。有的人天生就为舞台而生，他不知疲倦的“铁皮嗓子”也很出名，也难怪，学院

带香水的、木质的、金属的……印象深刻的是，南京某集团老总递给我的一张名片，PVC 材质上包裹一层金箔，时至今日，名片依然光彩熠熠，姓名是谁却了无痕迹，有一种买椟还珠的幽默。

过去能留在通讯录的都是见面相逢，现在可以不露脸面隔空互加微信。以往记在通讯录的朋友彼此见字如晤，如今看到有些信息竟然不识发信息的人。微信时代，空间太小，没有了闪展腾挪的余地，一些朋友会在自己的姓名或昵称前面，加写上“A”，意犹未尽的还写成“Aa”，一定要占据你通讯录的榜首位置。他不知道，即使排在最前面，你也不一定会占据别人心中的位置，却可能在“朋友权限”中被定位为“仅聊天”。

我有一本上世纪 90 年代的通讯录，上面陆续记有五六百个联系人的姓名、寻呼机和电话号码，纸张泛黄，字迹漫漶，我将其



七八月份，又是一波旅游高峰。作为一个经常在外溜达的旅客，我担心的倒不是人从众的局面，而是那些不文明举动，败坏了旅游的兴致。

四月上旬，我来到湖南常德桃花源，是陶渊明的千古名篇《桃花源记》所写的地方，前有滔滔的沅江，后有绵延群山，内有参天古树，寿藤缠绕，花草芬芳，石阶曲径，亭台深潭，宛若仙境。一张门票管三天，借个民宿待几天，慢慢逛，的确是不错的选择。

在桃花源景区“桃源工”艺术博物馆内，收藏着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中国之最——1600多年的柳树根雕。

当时参观人数寥寥，围栏布条垂着，挡君子不挡小人。一个男青年和父母进馆后，直接走到了根雕前。男子环顾四下见无工作人员，就越过栏杆，用手指敲打根雕作品，发出“嘭嘭嘭”的响声，还越敲越重。

因为根雕作品某些局部很细，我看了着急，就上前劝阻他：“不要敲了，这个是珍贵的艺术品。”他白了我一眼：“我要鉴定一下这木头是不是真的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专家鉴定过的，你敲敲也鉴定不了，敲坏了赔偿费很贵的。”他停了下来，又走到对面去，不时地瞟我。他的老父亲走过来指责我：“你真是多管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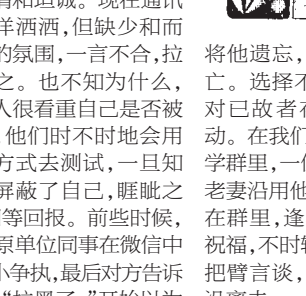
里要来了外宾，他的朗诵便是保留节目。

还有一个印象，有点不登大雅之堂。我实话实说，他有口吃毛病，平时生活里这要命的毛病还很严重，且由来已久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纠正这毛病的，反正也绝了，只要一上了台，他就完全正常，一点儿也不口吃，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后来配角色，如必须带有口吃的毛病，我立马会想起这位老同学，当然想到的仅仅是生活里的赵有亮。

赵有亮的形象条件是班里最棒的，五官端正，鼻梁高挺，很像那《罗马假日》里演记者的男演员，经得起特写。他又一直都是班干部，可谓班里的“精神领袖”之一，不过，他平时的性情温良

午后约两点光景，我正在阅读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，不知不觉间书房里的光线渐渐黯淡下来。下意识朝窗外一瞥：西北方位的天空已是乌黑一片，沉沉的乌云正朝当空推来，不多时天边开始滚动起一阵阵闷雷。俄顷，一道耀目的电闪撕裂了长空，紧接着几个大雷接踵落地，还呼呼地刮来一阵大风，树木花草随之也舞蹈起来。

记忆里，夏日的雷雨常常要端些架子的，不是说来就来。为了显示其身价，它常常要让乌云、电闪、雷声，还有大风等，组合成一支很威严的仪仗队为其鸣锣开道。一旦



将他遗忘，才是真正的死亡。选择不删除，或许是对已故者存在的最好举动。在我们“同学少年”小学群里，一位同学走后，他老妻沿用他的微信继续留在群里，逢年过节她送来祝福，不时转发一些信息，把臂言谈，仿佛老同学并没离去。

那天离开单位时，我是将一包名片带回家的，拎在手中十分沉重。名片不能移交他人，扔了也有违隐私保护。归途中突然想到东汉的郭泰，“载刺常盈车”，他收到名片需要用车辆来装运。而汉末的祢衡自视甚高，不投机的绝不给名片，时间久了，名片上的字都磨灭了，是谓“刺字磨灭”。其实他们得到的和看重的不是一张纸片，而是交往的人和交往的情缘，因物兴感，我也分明领悟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心境。

恭俭让，只严格要求他自己。我们这些班里的普通学生，不免对他这样的红人私下里会有些议论，当然更多的是由衷赞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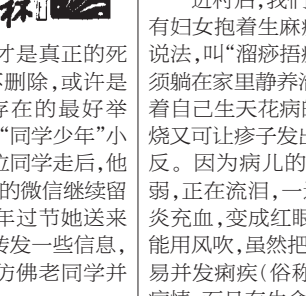
赵有亮最在乎的是把功课做好，尤其是把表演课学扎实，目的也并非冲着名和利，而是单纯、干净地追求神圣的艺术。事实上，艺术亦是班上所有同学共同的追求。不可否认，他的表现格外突出，潜移默化地为班里同学起到了引导作用。每每想起那四年的学习生活，同学们相互关心，相互提携，是多么美好和温暖。我对他下的结论是：作为演员赵有亮是好演员，作为领导他是公认的大公无私，作为父亲他又是孩子的好父亲。

说到这里，我想提一件往事，

雷雨景青

来临，瞬间让天地变成一个混沌且有点恐怖的世界。它让大地开出密集的水花儿，在人家的房顶上升腾起一阵阵烟雾，将泥地砸出了一个小小窟窿，把湖面砸得叮叮咚咚，它几乎将所有的植物打得歪头焉脑。

这不由得让我记起少年时代曾遭遇过的惊悚一幕：那是大伏里的一个下午，一声巨响惊醒了我的午睡梦。屋外已是乌天黑地，天像是要塌下来一般。当时家里只有我一



最小的梦 (外一章)

魏鸣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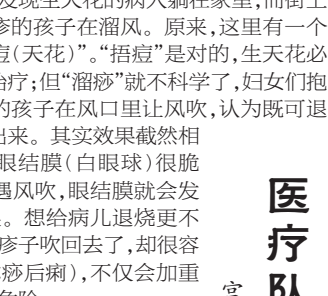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，一点绿，在一片绿之上。一切，都在月光之下。有人，在无人 的草丛，静静地寻找。一点，一粒，一颗。太小，只在绿豆与豌豆之间。是虫，非虫？如尘，如雾。你眨了一眼，还在。你再眨一眼，没了。那是，一颗会动的小豆，一点含水的绿珠。淡淡的，裹了一层月色，像是另一种白霜。立着，一身不动，安定了天下的蝉鸣。动了，头颈超长，牵走了万千丝缕。小小身子，悬空在六足之上，头低而尾

亦能佐证赵有亮善良的为人。

“文革”中抄家，我们家也逃不掉，尽管实在是不合规格。那时，我的配音演员的分量，善解人意地代表组织把东西交还给我。他没有多话，点点头转身就走了，以后他也从未在任何场合再提起。对于这件事，我心怀感激，永远忘不了。

赵有亮同学，你走了。你走的那个地方，大概不久我们就会去的，这样一想，我心里才轻松一点。可惜，你读不到这篇小文啊，而你应当知道，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真心话。

人，特别害怕，于是就跑到隔壁小伙伴家壮胆。谁知我刚跨进他家的客室，一道暗红色的闪电划破乌黑的天空，紧接着一个篮球般大小的火球从大门口滚将进来。只见它绕着墙根呼呼呼快速滚动，一下就蹿进了房间。紧随着一个炸雷下来，那火球就蹿上了房顶，又听见哗啦啦一阵瓦砾坠地声响，那火球破屋而去，在屋顶上留下了一个大窟窿。这天地呼应的可怕一幕，直惊得一屋子人目瞪口呆，好在大家都毫发无损。我当时就想：这千年等一回的惊险一幕竟让我遇上了，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人生阅历吧。



医疗队的故事

宫树华

1948 年山东潍县解放之后，滨北医院组织了一支十几人的医疗队，由副院长带队，到了一个正在流行天花、麻疹病的村子。

进村后，我们发现生天花的病人躺在家里，而街上 有妇女抱着生麻疹的孩子在溜风。原来，这里有一个说法，叫“溜痧捂痘（天花）”。“捂痘”是对的，生天花必须躺在家里静养治疗；但“溜痧”就不科学了，妇女们抱着自己生天花病的孩子在风口里让风吹，认为既可退烧又可让疹子发出来。其实效果截然相反。因为病儿的结膜膜（白眼球）很脆弱，正在流泪，一遇风吹，结膜膜就会发炎充血，变成红眼。想给病儿退烧更不能 用风吹，虽然把疹子吹回去了，却很容易并发痢疾（俗称痧后痢），不仅会加重病情，而且有生命危险。

针对这一不科学的坏风俗，我们一面给予病儿必要的治疗，一面进行宣传教育，并劝阻妇女们不要在街口溜风。但想要改变这种在农村多年来形成的不良习俗很不容易。群众有顾虑，不太相信我们说的医学道理，经过我们耐心说服和教育，加上不少病儿的病情陆续好转并治愈后，而且整个村子里没有死一个 孩子，群众才逐渐心服口服。麻疹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，村里的老百姓对我们 医疗队也由疏远变得亲近。

在这段时间过程中，医疗队的同志们也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当地群众都吃红高粱面煎饼，我们医疗队也不例外，但我们忽略了高粱会使肠胃运动减缓，形成大便干结。医疗队队员出现了严重的便秘。老百姓知道后，给我们开出了治病“良方”：有几户人家把自己园子里种的“滚当菜”叶子割下来给我们吃，告诉我们吃高粱面煎饼必须多吃菜，不然就会便秘。领导马上派人去诸城运来很多大白菜，还送给了群众一些。蔬菜含有大量植物纤维，可以刺激肠蠕动，这个道理我们知道，但当时生活困难、粮 菜奇缺，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罕见。

医疗队为群众治病，群众为我们医疗队操心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当我们完成任务要离开时，大家都依依不舍。